

中国 女性 悲欢录

筱敏 袁伟英 编



中国
女性
悲欢录

中国女性悲欢录

筱敏 袁伟英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25印张 1插页 460,000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360-1470-8/I·1309

定价: 12.80元

前 言

如果从 1792 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的《女权辩》算起，漫及人类现代文明世界的女权运动，已经有了二百年的历史。近代欧洲思想可以说是以其三大觉醒为标志的，那便是——人的觉醒，女性的觉醒，儿童的觉醒。“当人们冲破中世纪世界的漫漫黑夜之际，西方人就几乎成了最终实现人类最热切的美梦和幻想的先锋。人把自己从极权主义教会的权威下，从传统观念的重压下，从半封闭的地理条件的限制下解放出来。”（弗洛姆：《让人压倒一切》）觉醒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审视自己不合理的处境，要求着自己应有的权利——人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儿童的权利。从而加速度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进。

在长城号运载火箭可以为西方大国向太空发送商业卫星的今天，近代欧洲距离我们应该并不遥远。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妇女是最先沦为奴隶的人类。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在男的奴隶未曾存在之前，妇女已经是奴隶了。一切社会的从属和压迫是起因于被压迫的经济的从属。妇女已久处这种经济从属的地位。”

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们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可以从根

本上改变妇女的这种从属地位，并且能从根本上解决从参政到婚姻自主等一系列妇女问题，给予妇女彻底的解放。

然而西方的女权主义领袖们却未必如此乐观。西蒙·波伏瓦曾寄希望于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妇女问题，但在对苏联等一系列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却认为：社会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能解决妇女问题。

诚然，中国妇女的社会性解放程度是处在世界之前列的，我们的政治权利、社会待遇、就业状况和家庭地位，令大多数西方国家中的妇女无法企及。与漫长的封建时代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相比，今天，中国妇女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进步。在一个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妇女解放能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这的确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全社会的力量推动而产生的结果。

中国女性是幸运的。

中国女性的幸运使她们对遍及现代文明社会的女权运动反应冷漠，她们不屑于去理解，不屑于去探究，更不屑于去参与。她们宁愿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认为妇女问题已尽在其中。

“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有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性的生活经验。”（波伏瓦：《第二性》）更可悲哀的是，女性敦促自己以男性的目光和男性的坐标观察世界，对自身的处境和经验也视而不见，从而也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使人类经验的一半成为人类视野的盲点。

女性的权利与人的权利、儿童的权利一样，不是对两性冲突的一种报复式回答，而是对女性生而为人的一种探究

和一种基本的看法。中国文化基于“义务本位”，而否定“权利本位”。我们似乎习惯于将“权”视为威慑或压迫，我们缺乏平等意义上的人权观念，因此，女权主义这种东西，对于我们似乎是可怕的。对中国女性来说，义务是与生俱来的，她们有着比男性沉重得多也森严得多的义务，而权利却是被赏赐的，假如侥幸得到了，她们常常深怀感激。

被外部赋予了某种权利，并不意味着人的觉醒。没有对自身处境和经验的深入探究，没有独立于男性文化之外的别一种目光和思考能力，没有充分的理性觉醒，没有以普遍的奋争在社会变革中创立男性绝不能覆盖的伟业，女性的解放都是脆弱的。被赐予的权利极易失去，不是在哪怕极微小的社会变动中被击落，就是在权利意识原本荒芜的个人心灵里一点一点流失。

50年代以来，一部分城市妇女跻身于知识阶层和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某些不容忽略的作用，从而被一致认为是中国妇女解放程度的标志。中国妇女在世界妇女中排在前列的解放地位，也是以这部分妇女的状况为佐证的。然而，这部分城市妇女的状况事实上绝不能说明中国女性的普遍现实。

依照新近的统计，中国女性中文盲和半文盲有2.2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女性识字人口亦集中在低文化层，60%只受过初等教育。

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然而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这里面恰恰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就业过早而造成的。中国女性的就业结构明显呈低层化，就业人口虽多，却有78%的女劳力集中在农林牧渔等技术构成低的劳动部门。近年来，随着大批农村男劳力流入城镇，农业劳力更日趋女性化，女性因为文化程度普遍低于男性，从而被更深地困于土地和简单粗重的劳作之中。

很难想象，在整体的社会生产中处在低下的或辅助性的地位的女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会处在一个较高的地位。一小部分女性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女性的解放。把几名女性按比例推举到领导班子里算得了什么呢？

男性在当今文化中依然处于支配地位，女性的加入，通常必须得到男性的默许与确认。现今社会衡量一个独立的社会人的标准，即使与封建时代相比有所变异，也依然是由父权文化无处不在的浸染中脱胎出来的标准。女性要使自己适合这种标准是很困难的，甚至是很残酷的，她必须泯灭自己的“女性”，迫使自己变为一个抽象的人，甚至是充满男子气的人。作为社会人她或许成功了，作为自然人却是毁灭了，这种人自身的撕裂是极痛苦的。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痛苦并不能换取女性的解放，而只不过是表现了对男性文化的一种屈从。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武则天、慈禧太后这一类似乎直接控制了整个男性社会的女强人，然而她们的出现，并没有给整体的妇女解放带来任何希望和积极意义。她们是直接加入父权统治的，她们以其自身的上升，直接强化着父权。

需要的是反抗男性文化的支配地位。需要的是女性自己的目光，女性自己的价值建树，女性自己的介入社会的标准。

“文化朝向个人权力发展的结果，特别是通过社会上那些希望维护其特权的个人和某阶级的努力，劳动分工进入了不期而成的渠道，歪曲了我们整个的文明。其结果是男人在当今文化中的重要性受到了极大的强调。劳动分工使得男人这个享有特权的群体，得到了利益上的保证；同时这也是他们在劳动分工中获得了女人的支配权的结果。”（阿德勒：《理解人性》）

男性在劳动分工中的支配权从来没有遇到过强有力的反

抗，它就在我们整个被歪曲了的文明中延续着。女性处在劳动分工中的被支配地位，中国女性也一样。

中国女性的普遍觉醒程度是不高的，这表现在她们对这种被支配地位的屈从。进入社会生产劳动而扮演被派定的角色，她们必定比男性更频繁也更强烈地感到受挫。对自己依然承担的被支配的辅助性的职业角色感到无奈，于是自卑，怯懦，缺乏竞争意识和成就欲，转而把对自身的价值评定退缩入家庭。她们以自身的退缩再次加固了男性的支配权。也再次默认了女性的所谓“低能”和从属地位。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国职业女性的普遍现状。尽管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她们之外，确实还存在另一些觉醒程度较高，并不以退缩寻求心理平衡的女性。

女性对婚姻家庭普遍抱有比男性更多的幻想和热情，并不单纯地是自然属性造成的，这更多的是由于她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受挫，也由于男性文化无处不在的性别角色暗示。父系文化不承认女性存在家庭之外的幸福，假使她们在公众事业中有了大的成就，世俗便对她们侧目而视，剥夺她们的幸福感，使她们因莫名的失落而怀疑自身。

社会活动天地的狭窄，权利意识的稀薄，使女性自然而然地把对婚姻家庭的寄托视为精神生活的唯一天地，如同被禁锢而无法伸展的盆景，在狭小的天地里倾泻着过量的情感和智能，偏狭和病态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今一些女性热衷于争夺家庭中的支配权，使某些男性颇有烦言，这被看做是女性解放过了头，似乎需要重新提倡三从四德了。事实上，这部分被认为解放得过了头的女性，往往正是在社会舞台上因受挫而失去了成就欲，只得转而把个人的所有能量倾注在家庭，企图在家庭寻求心理补偿，并且对男性文

化有一种潜在的报复欲望的女性。这些女性缺乏的依然是健全的权利意识，她们仍把权利看成是一种威慑和压迫，而不是人的尊严和平等，一旦她们在某个范围内成为主人的时候，就下意识地吧奴隶的地位塞给别人。这种病态的人格是我们病态的男权文化所造成的。这种现象绝不表明女性地位的提高。

中国的确有着许多杰出的，优秀的女性，但是从整体而言，中国女性的素质仍是较低的。

评价一名男性，家庭伦理只是一个“小节”，一个次要的附属的部分；而评价一名女性，这往往就是她的全部，是她人生价值的最重要部分。这是一种极不公正的男权文化的习性。

男人，是一个立体的人，他身上集有人的权利，人的义务，人的创造，人的财富，人的情感，及至整个人类文明。

女人，只是单面的一个“性”，她身上只有与“性”相关的婚姻、家庭以及由此派生的所有人伦。

我们不是很熟悉这套新文人腔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了性的关系，对于这个男人来说就是性的关系，而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却是“她献出了少女最宝贵的”“她把一切献给了他”……似乎一个女性最宝贵的并不是作为人所不可让度的自由、平等和尊严，并不是人的权利、人的义务、人的创造、人的财富、人的情感及至整个人类文明；似乎女性是与全体人类不同的“类人”或“非人”，女性的“一切”仅仅是性！“献出了”性的女人，就成了丧失一切的人！这种观念对于女性的鄙薄和欺辱，是绝不亚于封建社会的所谓“七出之条”及缠足陋习的。

女性以什么去寻求她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以什么去支撑自身的独立和获得人的平等？个人素质的提高、个人能力的发展是极重要的。一个人的能力决定着他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创造

中的位置，同时便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或许会给弱者以同情、怜悯，甚至照顾，但是绝不会给她以尊重。

在婚姻中，普遍的状态是妻子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丈夫的愿望，逐渐与丈夫取得一致，从而变得相对的被动、依赖与无能。尽管走出家庭，家庭仍是她们关注的焦点，顺从社会的潜在压力，把家庭看作她们的主要职责所在。这是导致秦香莲式的悲剧至今仍然层出不穷的重要因由。

我们的社会舆论仍然热衷于表彰那些为丈夫在社会上的进取而“牺牲一切”的女性，把放弃自身的发展，甘愿从属于人作为中国女性数千年一贯制的所谓美德。而后又软弱无力地为层出不穷的秦香莲们“被抛弃”诉几声冤屈。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舆论，对整个的妇女解放毫无积极意义，对妇女权益的保障也没有多少积极意义。

我们必须学会任何时候都把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拥有人的权利的人。而绝不是一种从属，一种用以祭祀的牺牲。女性无论在履行何种家庭义务中，都不能放弃致力于实现作为一个有权利的人的自我抱负。如果女性有着独立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格，从精神、心理上与丈夫是对等的，她怎么可能“被抛弃”？

两个独立的，拥有同等的权利意识的人，才能够体验具有人的尊严的爱情，否则就只能“拥有”与“献出”的隶属关系。如果一方为另一方做了什么，那仅仅是因为爱，而不是为了获得供养或施恩图报，一个女性的生命价值并不仅仅期待一个男性的评定和确认，那时，女性才算是一个站立起来的人。两个平等站立着的人才能拥有健康的关系。即使是离婚，也就是两个平等的人分手，不存在所谓“抛弃”与“被抛弃”。

“被抛弃”自我感觉本是源于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能够被人“抛弃”的人，原就是缺乏独立人格的人。所谓的传统美德对女

性沦为牺牲的价值观念的褒扬，把女性挤迫成弱者，同时诱使她们自身也参与对自己的挤迫。而当她们真的成了只会乞求怜悯和拯救的弱者时，前进着的社会绝不会停下来等待，而只会抛弃她们，于是她们就得到了双重的抛弃。舆论中那几滴悲悯的同情的眼泪有什么意义呢？拯救这些不幸的女性的还得是她们自己。

中国女性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所经受的压迫和苦难是举世中最深重的，深重的压迫和苦难拖着巨大的阴影，浸染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浸染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心灵。

男尊女卑的“秩序”，是一切小生产社会所共有的。小生产社会以其封闭的经济形态，以其褊狭的文化形态，像霉雨季节滋生菌类一样，不断地滋生森严的潜网。小生产社会的维系，是以对人的困囿，尤其是对女性的困囿为前提的。唯有小生产社会彻底崩塌，才能使男尊女卑的“秩序”如那些喜欢霉雨的菌类那样，因失去繁衍的条件而灭绝。

大工业社会给女性摆脱小生产形式对人身的困囿创造了条件，给女性的觉醒和解放带来了可能，女权运动在具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文明的西方世界诞生并且发展，这是必然的。中国女性至今羞于谈女权运动，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已经获得了从天而降的足够充分的解放，并不是由于我们有着比女权更高尚的社会革命目标，而是由于时至今日，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仍然被困囿在小农经济及类似的生产样态之中，我们整个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距离现代文明的前锋依然很远。我们缺乏觉醒的条件和基础。

在大工业生产和现代文明较充分地发育了的欧洲，有着整整二百年独立的女权运动，妇女的解放尚且未能充分实现，中

国妇女的彻底解放，更是何其遥远。

不是中国女性已经拥有了过多的权利，而是我们拥有过多的权利意识残缺或畸形的男人女人。

我们必须探究我们整个的生存现状，我们必须思考我们自身。

内 容 提 要

中国女性数千年所经受的压迫和苦难是举世中最深重的。历史巨大的阴影，浸染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浸染着一代又一代心灵。

今天，她们的地位和命运如何？

本书是一部纪实文学集。它以大量真实感人的材料，勾勒了中国妇女的面貌。这里有理想，有追求，有苦痛，有拚搏与抗争。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人物与命运”记载了“中国的圣女贞德”宋庆龄、老战士贺子珍，惨死的张志新和李九莲，音乐天才顾圣婴，以及胡风夫人梅志等可敬可佩、可歌可泣的故事。第二辑“职业与家庭”是一份来自女儿国的不同社会角色的报告。从劳模、学者、经理、教师，到打工妹到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她们的生活道路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阻力和阴影。第三辑“性爱与道德”，从人们普遍关心的婚恋说到人工流产，留下了众多妻子们、情人们、寡妇们、老处女的内心的呼声。第四辑“贫困与愚昧”，展示了拐卖妇女、做妾、转亲、换亲、买亲、卖淫、丈夫强奸妻子等等触目惊心的图景，催人泪下，启人深思。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辑 人物与命运

孙逸仙夫人..... 张戎 乔恩·哈利戴 (4)

“私奔”——娇弱的遗孀——“整个国民党左派中唯一的男子汉”——“炉火里的一朵白玫瑰”——家庭：悲剧性的冲突——“一头要冲破天罗地网的雄狮”——拒绝合作——人保盟：拯救政治犯——宋氏三姐妹——重庆行——“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孤寂的生活

贺子珍的长征..... 王行娟 郭晨 (35)

我的一家——“双枪女将”——井冈山第一个女战士——迎接毛泽东——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长征路上起死回生——与毛泽东争吵——异国之行——精神忧郁症——关进“疯人院”——“我又经历了一次长征”

正气歌..... 张书绅 (59)

谁是罪魁？——从审查到逮捕——小号·陪绑·接连提审——沈阳监狱——离婚判决书——一封永诀的信

中国的眸子..... 胡 平 (91)

武斗：年青的尸群——漂泊——风雨赣南
——铁窗里——死刑：惨绝人寰的一幕——
她们仍在注视

在期待申诉的漫长日子里 路 莘 (160)

六年监狱生活——秦城：探望胡风——从北
京到成都——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妻子——
《往事如烟》

顾圣婴和她的父亲 吴基民 (183)

父女别——“天生的肖邦作品演奏家”——
集体自杀——遗物：一只手

第二辑 职业与家庭

“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 胡思升 (192)

微循环：奇妙的海绵体——美国学者的进攻
——一个大胆的设想——“修氏理论”问世
——一次新突破——阻力：体制微循环

“超级妇女” 陆星儿 (218)

总经理的几则日记——偶然曝光——“我们
总在一起”——令人遗憾吗？——我们都认
不出你了

当今奇女子 李士非 (259)

模式对她不适用——“揍他！”——治乱——
寻找三娃子——巴黎的邀请

面对一个女劳模的离婚 林亚男 (273)

一家难容二雄——我没告诉他——年轻人捉
摸不透——女先进人物的生活——一桩无可

- 指责的失败的婚姻
 一个职业妇女的二十四小时 邱月兰 (284)
 已届不惑之年——没有一分钟真正地属于我
 ——我感到很累很累
- 女人进退两难 尹新秋 (286)
 女人的一半是男人——家务该姓什么——
 “孩子，你害苦了妈妈！”——悲剧发生在离
 家以后
- 来自女儿国的报告 陈秉安 (293)
 女工潮——女儿国的呼吸声——女儿国“国
 王”——通向女儿国的道路——女儿国臣民
 的问号——寻找女儿国的呼救者
- 海河边的一间小屋 肖复兴 (331)
 模范与房子——小屋住不成了——好事降
 临，又来难题

第三辑 性爱与道德

- 女十人谈 向 姪 (348)
 妻子们——情人们——寡妇们——老处女
- 塔尖上的女性 吴基民 (400)
 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一位女企业家的独
 白——失去卵巢的女人——一个天天逛街的
 女人——女博士生之死——独身女子沙龙
 ——自由女性的诞生
- 幽幽的小阁楼 蒋 巍 (421)
 大龄女？——爱？——新婚之喜？——夫
 妻？——离异？——解脱？

人工流产 唐 敏 (435)

怎样才算好丈夫——我和猫一样——我不是
猫——一位婚前人流五次的妇女——又一位
人流五次的妇女——对中国男性尚未绝望

白夜 麦天枢 (463)

八十年代的中国童话——一个“坏女人”的
故事——善良的“流氓丈夫”——责任的女
人们

第四辑 贫困与愚昧

儿女大事 张湘东 杨全国 (484)

转亲——换亲——买亲——结婚历程和花钱
运动——裂变的痛苦——诅咒与期望

拐卖妇女纪实 王灵书 (505)

悲惨的呼喊——可怕的图景——拐卖手段种
种——在拐卖背后——恶性连锁反应——出
路与思索

做妾的女人们 鲁 娃 许宗斌 刘瑞坤 (537)

金钱启动邪恶——资产阶级的陈世美——
“黑夫人”——妾：一种国粹

一桩丈夫强奸妻子案 宋美姪 (574)

离婚与性暴力——婚姻内的强奸是普遍
的？——性权利问题

“家庭暴力”白皮书 皮小明 (580)

甬想讲平等——打，是为你好——毒打种种

上帝的忧郁 武宝生 (587)

被出卖的“夏娃”——天津市的一起家庭案